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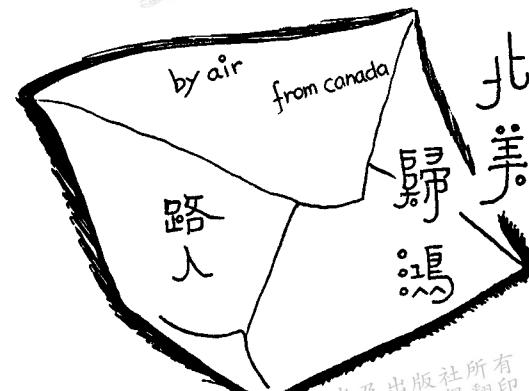
××

到北美轉瞬已是整整一個秋天了。唸書的地方是個美麗的園林小城，空氣清爽，生活寧靜。不過，對我這個成長在隊旗下，深切地了解到人間還有不少像愛秩序灣與青山安置區這樣的苦難地獄的人來說，「生活寧靜」這幾個字眼除了深刻的諷刺之外實在沒有其他意義。如果有話，那就應該是對自己加倍警惕、絕不容許自己為生活而找藉口出賣自己的靈魂，做個理想戰線上的逃兵。生活無疑是人存在的物質基礎，但不應是存在的唯一目的，人生活下去是為了追求比生活更高層次的價值。事實上，對於一個接受了隊的世界觀的人來說，長期生活在異域裏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貫的思想感情和價值觀念都不會在這裏得到適當的發展與培育，尋且有倒退的跡象（「海外隊友語」），這是自己所感到痛心和惋惜的。幸好耽在這裏的時日也不會太久了。

在離港前的一段日子，隱約有一種感覺。那是：成長在香港殖民地社會的年青一代已經普遍地對自己的社會與個人的切身問題有了程度不同的醒覺。對上一代苟且偷安，「飯碗掛帥」的順民活命哲學下了戰書，學運和工運都在積極發展中。香港社會無疑正開始走上一個蛻變的過程。當然，我們不會期望這個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會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不過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讓殖民主義者的奴化教育永遠地逞兇下去。苟且逃避不是辦法，我們這一代應該當機立斷，面對歷史，面對社會，把自己的前途與歷史結合起來。歷史列車在不斷前進中，我們總不能渾噩地躺在火車軌上等待列車輾過自己，而應該爭取作列車上辛勤勞動的伙伴。我覺得：我們萌芽不久的學運和青運是遲早會走向歷史發展方向的。年青一代對殖民地政府和舊勢力的挑戰僅是個開始，在以後不斷壯大和尖銳化的鬥爭中，我們會越來越能夠看清楚問題結症之所在。殖民地政府和舊勢力對年青一代挑戰的回應許多時都成了良好的反面教材：在「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文」運動聲中，殖民地政府故意拋出了「反貪污」運動的煙幕來掩人耳目，大變帽子戲法。每次學運或工運過後，「×××」之流照例又大派免費紅帽子。多少參與其事的年青朋友會事後感到義憤填膺，因而獲得了教育，對問題加深了認識。過去，巨樓在握的人們會苦心地經營了一個專造奴才的教育制度（包括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在同學們四周細心地佈置了重重煙幕（深入到生活的細節裏去，「輿論」更不在話下了），把許多觀念與名詞都「過濾」了才給同學們消化，以至使許多觀念與名詞都變成了冒天下之大不韙，下一代口上連提也不敢提。現在似乎是造反了，竟然有人敢動輒提及「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殖民地」、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等等「刺耳」的名詞，而且是越來越多人敢提，愈來愈說得起勁。有人似乎發明了「政治敏感病」的特效藥。中學會考中史科儘管不考「鴉片戰爭」一節，也不教「辛亥革命」以後的史實，但似乎越來越多人都「自尋煩惱」，翻查近代史書來看個究竟了。從巨樓在握的人們的主觀願望出發，這當然時件天大的壞事。但年青一代是要向歷史交代的，這個醒覺運動是一個很自然，完全符合客觀要求的發展。年青一代沒有義務去為行將入木的殖民主義與歷史渣滓陪葬。

回頭應該談談我們的隊在這個變動的環境中的自處問題。隊自六三年成立以來，工作重點一向都放在農村中。這七年來，客觀環境起了一些變化。政府緩和貧富矛盾以鞏固統治的前提下，做了許多農村工作的努力。每年暑假尋且發動數以萬計的年青人到鄉間去作象徵式的服務工作，希望把年青一代的注意力和精力轉移到所謂「社會服務」上去。六七年前的隊是學界的破天荒創舉，但辦鄉營價值所應有的認識。這樣一來，我們就再不必強調工運及其他社會性之羣衆運動應有適當之反應。這個反應建立在一貫隊風的基礎上，必先認識到每個運動對社會運動裏去，會與歷史的長遠意義，然後才確定自己應有的立場。參與和附屬，或支持一個運動時應站穩立場，當機立斷，既不盲從，也不自立，坐失與羣衆互相教育，互相進步的機會，



以上一愚點見，僅供同學們批評指正。年初一直下來，同學們都做得很努力，為隊務而夙夜匪懈。離港前在貝澳工作營，一再目睹許多當事同學們在突出隊風上所作的艱苦努力，實在深受感動，使我這個被「封」了為「老大哥」的不勝汗顏。許多人從滿腔熱誠，富正義感與鬥志的學代過渡到任職社會階段時，總覺得社會壓力大得無從抗拒，在不同程度上屈服下來，尋且還自嘲年青時的一切都很幼稚，「不成熟」云云。事實上，這只是個人人格的一個重要考驗而已。歷史是屬於那些堅持下去的人們的。讓我們互相勉勵——隊的工作和理想不應只是青年時代的生活點綴，它應該是我們畢生奮鬥的目標。

十一月一日